

永樂大典

卷六千八百三十
七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三十七

十八陽

王

王懷

齊書列傳懷字懷周不知何許人也少好弓馬頗有氣尚值北
 造表亂早從戎旅韓樓及於幽州懷知其無成陰結所親以中
 典初叛樓拜征虜將軍第一領民酋長武周縣侯高祖東出懷率其
 部人三千餘家隨高祖於冀州義旗建高祖以為大都督從討爾朱兆於
 廣阿破之除安北將軍蔚州刺史又隨高祖攻鄴克之從破四胡於韓陵
 進爵為侯仍從入洛拜車騎將軍改封盧鄉侯天平中除使持節廣州
 軍事梁遣將湛僧珍楊暕來寇懷與行臺元景擊須城拔之擒暕又從高
 祖襲克西夏州運為大都督鎮下館除儀同三司元象初為大都督與諸
 將西討遇疾卒於建州贈定幽恒肆四州諸軍事刺史司徒公尚書僕射
 懷以武藝勳誠為高祖所知志力未申論者惜其不遂皇建初配饗高祖
 廟庶史臣贊見
 賀拔允傳後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三十七

王則

齊書列傳則字元軌自云太原人也少號果有武藝初隨叔父
 魏廣平王內史老生征討每有戰功老生為朝廷所知則頗有
 力初以軍功除給事中賜爵白水子後從元天穆討邢果輕騎深入為果
 所擒元顥入洛則與老生俱降顥顥疑老生遂殺之則奔廣州刺史鄭先
 護與同拒顥顥敗遂征虜將軍出為東徐州防城都督爾朱榮之死也東
 徐州刺史斛斯椿其枝黨內懷憂怖時梁立魏汝南王悅為魏主資其士
 馬送境上椿遂讎城降悅則與蘭陵太守李義擊其偏師破之魏因以則
 行北徐州事後隸爾朱仲遠仲遠敗始歸高祖仍加征南將軍金紫光祿
 大夫初隨荆州刺史賀拔勝後從行臺侯景周旋征討屢有功績天平初
 行荆州事都督三荆二襄南雍六州軍事荆州刺史則有威武遠人畏服
 之渭曲之役則為西師圍逼遂棄城奔梁梁尋放還高祖怒而不責元象
 初除洛州刺史則性貪恠在州取受非法舊京取銅像毀以鑄錢于時世
 號河陽錢皆出其家武定中復隨侯景西討景於潁川作逆時則鎮柏崖
 成世宗以則有武用徵為滁州刺史景阮南附梁遣真陽侯明率大衆向
 徐州以為影響堰清水灌州城則固守歷時而取受狼籍鎖送晉陽世宗
 怒其罪武定七年春卒時年四十八贈青齊二州軍事司空青州刺史謚

曰烈懿。則弟敬實。少歷顯位。後為東廣州刺史。與蕭軌等攻建業。不見。魁沒。為史臣贊。見齊書列傳。張瓊傳後。

王峻

齊書列傳。峻字靈嵩。零丘人也。明昭有幹略。高祖以為相府墨曹參軍。坐事去官。久之。顯祖為儀同開府。引為城局參軍。累遷

恒州大中正。世宗相府外兵參軍。隨諸軍平淮陰。賜爵北平縣男。除營州刺史。營州地接邊城。賊數為民患。峻至州。遠設斥候。廣置疑兵。每有賊發。常出其不意。要擊之。賊不敢發。合境獲安。先是。刺史陸士茂詐殺失車八百餘人。因此朝貢遂絕。至是。峻分命將士。要其行路。失車果至。大破之。虜其酋帥而還。因厚加恩禮。放遣之。失車遂獻誠款。朝貢不絕。峻有力焉。初。茹茹主卷羅辰率其餘黨東徙。峻度其必來。預為之備。未幾。卷羅辰到。傾軍城西。峻乃設奇伏。大破之。復其名王郁。久閭豆拔。等數十人。送於京師。卷羅辰於此遁走。帝甚嘉之。遷秘書監。廢帝即位。除洛州刺史。河陽道行臺左丞。皇建中。詔於洛州西界掘長堊三百里。置城戍以防閑。謀河清元年。徵拜祠部尚書。詔詣晉陽檢校兵馬。俄而還鄴。轉太僕卿。及車駕還幸。常與吏部尚書尉瑾輔皇太子。諸親王同知後事。仍賜食。梁郡幹遷侍中。除都官尚書。及周師寇通。詔峻以本官與東安王婁。獻武興王晉。等自鄴率眾赴河陽。禦之。車駕幸洛陽。以懸軻為周人所獲。復詔峻為南道行臺。與婁獻率軍南討。未至。周師棄城走。仍使懸軻。承鄴二州。四年春。運京師。坐違格。私度禁物。并盜截軍糧。有司依格處斬。家口配沒。特詔決鞭一百。除名配甲坊。矚其家口。會赦免。停廢私門。天統二年。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尋加開府。武平初。除侍中。四年。贈司空。公。史臣贊。見張綦傳後。

王紘

齊書列傳。紘字師羅。太安狄那人也。為小部酋帥。父基頗讀書。有智略。初從葛榮反。榮授基濟北王寧州刺史。後葛榮破。而基

據城不下。介未榮遣使喻之。然後始降。榮後以為府從事中郎。今率眾鎮唐川。榮死。紘立陵步藩虜。基歸河西。後逃歸介。未兆。高祖平兆。以基為都督。除義寧太守。基先於葛榮軍。與周文帝。據有關中。高祖遣基與長史侯景。同使於周文帝。留基不遣。基後逃歸。除冀州長史。後行肆州事。元象初。累遷南益州北豫州刺史。所歷皆好聚斂。然性和直。吏民不甚患之。興和四年冬。為奴所害。時年六十五。贈征東將軍。吏部尚書。定州刺史。紘少好方馬。善騎射。頗愛文學。性機敏。應對敏捷。年十三。見揚州刺史太原郭元貞。元貞撫其背曰。汝讀何書。對曰。誦孝經。曰。孝經云。何曰。在上不驕。為下

不亂。貞曰。吾作判史。豈其驕乎。統曰。公雖不驕。君子防未然。亦願留意。元貞稱善。年十五。隨父在北。豫州行臺侯景與人論掩衣法。為當左。為當右。尚書敬顯傳曰。孔子云。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以此言之。右衽為是。統進曰。國家能飛羽野。雄步中原。五帝異儀。三王殊制。掩衣左右。何足是非。景奇其早志。賜以名馬。興和中。世宗召為庫直。除奉朝請。世宗暴崩。統胃月。祥樂以忠節。賜爵平春縣男。發帑七百段。綾錦五十疋。錢三萬。并金帶。駿馬。仍除晉陽令。天保初。加寧遠將軍。顯為顯祖所知。待帝。帝喜與左右飲。酒曰。快哉。大樂。統對曰。亦有大樂。亦有大苦。帝曰。何為大苦。統曰。長夜荒飲不寤。亡國破家。身死名滅。所謂大苦。帝默然。後責統曰。亦與統奚舍樂。同事我兄弟。舍樂死。亦何為不死。統曰。君亡臣死。自是常節。但賊豎力薄。斫髀。故臣不死。帝使燕子獻反縛。統長廣王叔頭。帝手刃將下。統曰。楊彥。在季行。逃走避難。位至僕射。尚書。冒死致命之士。反見屠戮。曠古未有。此事。帝投刀於地曰。王師羅不得殺。遂捨之。乾明元年。昭帝作相。補中外府功曹參軍事。皇建元年。進爵義陽縣子。河清三年。與諸將征突厥。加驃騎大將軍。天統元年。除給事黃門侍郎。加射聲校尉。四遷散騎常侍。武平初。開府儀同三司。統上言。突厥與宇文。男。朱。女。佳。必當相與影響。南北寇

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三十七

三

邊宜選九州中男。擢弩多。徒要險之地。伏願陛下。哀忠念舊。愛孤恤寡。矜愚嘉善。舍過記功。敦骨肉之情。廣寬仁之路。思堯舜之風。慕禹湯之德。先已復禮。以成美化。天下幸甚。五年。陳人寇淮南。詔令群官共議。樂得封輔。相請出討。統曰。官軍頻經失利。人情騷動。若復與兵。極武。出頓江淮。恐北狄惡寇。乘我之弊。傾國而來。則世事去矣。莫若薄賦省徭。息民養士。使朝廷協睦。遐邇歸心。征之以仁義。鼓之以道德。天下皆當肅清。豈直偽陳而已。高阿那肱謂眾人從王武衛者。南席眾皆同焉。尋兼侍中。聘於周。便還。即正。未幾而卒。統好著述。作鑒誡二十四篇。頗有文義。

王琳

齊書列傳。琳字子珩。會稽山陰人也。父顯嗣。梁湘東王。國常侍。琳本兵家。元帝居藩。琳姊妹並入後庭。見幸。琳由此未弱冠。得

在左右。少好武。遂為將帥。太清二年。侯景渡江。遣琳獻米萬石。未至。郡城陷。乃中江沉米。輕舸運荊州。稍遷岳陽內史。以軍功封建寧縣侯。侯景遣將宋子仙。從郢州。琳攻剋之。擒子仙。又隨王僧辯破景。後拜湘州刺史。琳果勁絕人。又能傾身下士。所得賞物。不以入家。麾下萬人。多是江淮群盜。平景之勳。與杜龕俱為第一。恃寵縱暴。於建業。王僧辯禁之。不可。懼將為亂。啓請誅之。琳亦疑禍。令長史陸納。率部曲前赴湘州。身徑上江陵。將行。

永樂大典

卷六八三七

謂納等曰。吾若不送。子將安之。咸曰。請死相報。泣而別。及至帝。以下吏而廷尉卿黃羅漢。太舟卿張載。宣諭琳軍陸納等。及軍人並哭。對使者莫肯受命。乃執黃羅漢。殺張載。載性深刻。為帝所信。荆州疾之如讎。故納等因人之欲抽腸。繫馬脚使繞而走。腸盡氣絕。又當割備五刑而斬之。梁元遣王僧辯討納。納等敗走長沙。是時湘州未平。武陵王兵又甚盛。江陵公私恐懼。人有異圖。納啓中琳罪。請復本位。水為奴婢。梁元乃鑿琳送長沙。時納兵出方戰。會琳至。僧辯升諸樓車以示之。納等投戈俱拜。舉軍皆哭曰。乞王郎入城。即出。及故琳入納等乃降。湘州平。仍復本位。使琳拒蕭紀。紀平。授衡州刺史。梁元性多忌。以琳所部甚衆。又得衆心。故出之嶺外。又交都督廣州刺史。其友主書李膺。帝所任遇。琳告之曰。琳蒙後推。常欲舉命以報國恩。今天下未平。遠琳嶺外。如有萬一不虞。安得琳力材官正。故分望有限。可得與官爭為帝乎。何不以琳為雍州刺史。使鎮武寧。琳自放兵作田。為國樂。若警急。動靜相知。執若遠棄嶺南。相去萬里。一日有變。將欲如何。琳非願長坐荆南。正以國計如此耳。膺然其言。不敢啓。故遂率其衆鎮嶺南。梁元為魏國通。乃徵琳赴。援除湘州刺史。琳師次長沙。和魏平。江陵已立。梁王督。乃為梁元舉哀。三軍縞素。遣別將侯平。率舟師攻梁。琳

永樂大典卷六八三七

四

七兵長沙。傳徵諸方。為進趨之計。時長沙藩王蕭韶及上遊諸將。推琳主盟。侯平雖不能渡江。頻破梁軍。又以琳兵威不接。翻更不受。指麾琳遣將討之。不尅。又師老。兵疲不能進。乃遣使奉表詣齊。并獻馴象。又使徵款于魏。求其妻子。亦稱臣于梁。陳霸先既殺王僧辯。雖立敬帝。以侍中司空。徵琳不從命。乃大營樓艦。將圍義舉。琳將帥各乘一艦。每行戰艦以千數。以野豬為名。陳武帝遣將侯安都。周文育等討琳。仍受梁禪。安都歎曰。我其敗乎。師無名矣。逆戰於沈口。琳乘平肩輿。執鉞而麾之。禽安都。文育其餘無所漏。唯以周鐵虎一人。背恩斬之。魏安都。文育。實琳所坐艦中。令一閹豎監守之。琳乃移湘州軍府。就郢城。帶甲十萬。練兵於白水浦。琳巡軍而言曰。可以為勤王之師矣。溫太真何人哉。江南渠神熊曇朗。周迪。懷貳琳。遣李孝欽。樊猛與余孝頃同討之。三將軍敗。並為敵所囚。安都。文育等盡逃。遂建業。初魏尅江陵之時。永嘉王莊羊甫七歲。逃匿人家。後琳迎。遂湘中。衛送東下。及敬帝立。出質于齊。請納。莊為梁主。文宣遣兵援送。仍遣兼中書令李駒。駘。冊拜琳為梁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舍人羊慧游。詮之等。齋。書江表。宣勞自琳以下。皆有頒賜。琳乃遣兒子叔寶。率所部十州刺史子弟。赴鄴。奉莊。纂。梁祚於鄴州。莊授琳侍中。使持節。大將軍。中

書監改封安城郡公。其餘並依齊朝前命。及陳霸先即位。琳乃輔莊。次于濡須口。齊遣揚州道行臺慕容儼率眾臨江。為其聲援。陳遣安州刺史吳明徹。江中。夜上將裴澄城。琳遣巴陵太守任忠大敗之。明徹僅以身免。琳兵思東下。陳遣司空侯安都等拒之。侯瑱等以琳軍方盛。引軍入蕪湖。避之時。西南風忽至。琳謂得天道。將直取揚州。侯瑒等徐出蕪湖。躡其後。比及兵交。西南風翻為填用。琳兵放火。燄以擲。舡者皆反。燒其舡。琳舡艘潰。亂。兵士透水死十二三。其餘皆棄舡上岸。為陳軍所殺。殆盡。初。琳命左長史袁泌。御史中丞劉仲威。同典兵侍御。蔣及軍敗。泌遂降。陳仲威以莊投。歷陽。琳尋與莊同降。鄴都。孝昭帝遣琳出合肥。鳩集義故。更圖進取。琳乃繕艦。分遣招募。淮南。僉楚。皆願戮力。陳合州刺史裴景暉。琳兄珉之塔也。請以私屬。導引齊師。孝昭委琳。與行臺右丞盧潛。率兵應赴。沉吟不決。景暉懼事泄。挺身歸齊。孝昭賜琳璽書。令鎮壽陽。其部下將帥悉聽。以行乃除。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封會稽郡公。又增兵秩。兼給統。吹。琳水陸戒嚴。將觀。而動。屬陳氏結好於齊。使琳更聽。後圖琳在壽陽。與行臺尚書盧潛不協。更相是非。被召還。鄴。武成。弘而不問。除滄州刺史。後以琳為特進。侍中所居屋脊。無柱。剝破。出赤蛆。數升。落地化為血。蠕。

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三十七

蠕而動。又有龍出於門外之地。雲霧起。晝晦。會陳將吳明徹來寇。帝勅領軍將軍尉破胡等出援秦州。令琳共為經略。琳謂所親曰。今太歲在東南。歲星居斗牛分。太白已高。皆利為客。我將有喪。又謂破胡曰。吳兵甚銳。宜長策制之。慎勿輕鬪。破胡不從。遂戰。軍大敗。琳單馬突圍。僅而獲免。遂至彭城。帝令使赴壽陽。并許召募。又進封琳巴陵郡王。陳將吳明徹進兵圍之。堰肥水灌城。而皮景和等屯於淮西。竟不赴救。明徹晝夜攻擊城內。水氣轉仗。人皆患腫。死病相枕。從七月至十月。城陷。被執。百姓泣而從之。吳明徹恐其為變。殺之城東北二十里。時年四十八。哭者聲如雷。有一史以酒脯奉。爵盡。哀收其血。懷之而去。傳首建康。懸之於市。琳故吏梁驃。騎府舍曹參軍朱瑒。致書陳尚書。僕射徐陵。求琳首曰。竊以朝市遷貿。傳骨杖之風。歷運推移。表忠貞之跡。故典午將滅。徐廣為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季稱魏室忠臣。用能猶美於前書。岳名於後世。梁故建寧公琳。洛濱餘賈。沂州舊族。立功代邸。幼積中朝。當離亂之辰。德方伯之任。介乃輕躬。殉主。以身計國。寔追蹤於往彥。信踵武於前脩。而天厭梁德。上思匡繼。徒蘊色。齊之念。終遺長弘之責。洎王業允啓。鼎祚有歸。於是遠跡山東。寄命河北。雖輕旅。且之歎。猶懷容。卿之禮。感茲知己。忘此捐軀。至使身沒九泉。頭行。

千里誠復為羊裘屍遂其生平之志原野暴骸會彼人臣之節然身首異處有足悲者封樹靡上良可愴焉嗚呼早遂末席降薛君之吐握荷魏公之知遇是用雲中兩袂痛可識之顏回腸疾首切猶生之面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橫之葬塲雖多賤竊亦有心琳經蒞壽陽順存遺愛曾遊江右非無餘德比肩東閣之吏繼踵西園之賓願歸彼境還脩寔寔庶孤墳既築或飛銜土之燕豐碑式樹時留墮淚之人近故舊王棺等已有論牒仰蒙制議不遂所陳昔廉公告逝即肥川而建瑩域踪叔云在仍芻陂而植楸楨由此言之抑有其例不使壽春城下唯傳報葛之人滄州島上獨有悲田之客味死陳祈伏待刑憲陵嘉其志節又明微亦數夢琳求首泣為啓陳主而許之仍與開府儀同主簿劉詔慧等持其首還于淮南權瘞八公山側義故會葬者數千人塲等乃問道北歸別議迎接尋有揚州人茅知勝等五人各送葬柩達于鄆贈十五州諸軍事揚州刺史侍中特進開府錄尚書事謚曰忠武王葬給輜輶琳體克剛雅立髮委地喜怒不形於色雖無學業而強記內教軍府佐吏千數皆識其姓名刑罰不濫輕財愛士得將卒之心少在將帥屢經喪亂雅有忠義之節雖本國不遂鄆人亦以此重之待遇甚厚及歿為陳軍所執吳明微欲全

之而其下將領多琳故吏爭來致請并相資給明微由此忌之故及於難當時田夫野老知與不知莫不為之歎歎流涕觀其誠信感物雖李將軍之恂恂善誘殆無以加焉琳十七子長子敬在齊襲王爵武平末通直常侍第九子衍隨開皇中開府儀同三司大業初卒於渝州刺史安慶府志王琳為梁丞相開陳高祖殂乃以孫瑒為鄆州刺史瑒留任奉梁王莊出屯濡須口齊行臺慕容儼帥衆臨江為之聲援琳攻大雷令望江也陳遣侯瑱侯安都及徐度將兵禦之吳明微夜襲渣城琳遣任忠擊明微大破之因引兵東下請海繒章劉景文集僧辯遣擒天相陳不忘良世有忠臣事平身歿從未事可怪淮南會葬人

王春

齊書列傳春河東人少好易占明風角遊於趙魏之間飛符上天高祖起於信都引為館客韓陵之戰四面受敵從寅至午三合三離高祖將退軍春叩馬諫曰比未時必當大捷遷轉其子詣王為質不勝請斬之俄而賊大敗其後每征討其言多中位徐州刺史卒北史列傳藝術王春河東安邑人也後賜爵安夷縣公卒贈秦州刺史論北史晁崇傳後

王玄威

齊書列傳玄威恒農北陝人也顯祖崩玄威立草廬於州城門外袁象疎擲哭踴無時刺史苟頴以事表聞詔令問

狀玄威稱先帝統御萬國慈澤被於蒼生含氣之類莫不仰賴玄威不勝悲慕中心知此不知禮式詔問玄威欲有所許聽為未列玄威云聞諱悲號竊謂臣子同例無所求請及至百日乃自竭家財設四百人齋會忌日又設百僧供至大除日詔送白紬袴褶一具與玄威釋服下州令表異馬序見于什門傳前贊亦見本傳後

王霸

真仙通鑑霸梁時人在福州三山怡山飛昇今冲虛宮是也有卓角樹猶存霸嘗以金板鑿丹訣埋於山後云有掘得之人亦

得道其訣曰金是砂精牙是鉛脚但了宗枝用即不錯一周既濟開戶方得紅紫射人光澤奪目研如粉膩粒若胡麻日服其一不可妄加骨挽金質容改童華如欲點劑一粒之功乾永十兩五馬牙後蔡君謨題云真人玉骨輕御氣昇瑤臺俯首視下方萬落腥塵埃香火采窠山川空徘徊舊樹絡青蔓靈墳生紫苔燕坐白晝永長吟清風來飛花亂棋子遊蜂休酒杯嘉月多醉飲上客誠珍才神仙那可冀金鼎何時開

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三十七

七

王雄

周書列傳雄字胡布頭太原人也父崙以雄傑著勲追贈柱國大將軍少傅安原郡公雄儀貌魁梧少有謀畧永安末從賀拔

岳入關除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魏孝武西遷授都督封臨真縣伯邑五百戶大統初進爵為公增邑二百戶拜武衛將軍加驃騎將軍增邑八百戶進大都督尋拜儀同三司增邑三百戶遷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出為岐州刺史進爵武威郡公進位大將軍行同州事十七年雄率軍出子午谷圍梁上津魏興明年克之以其地為東梁州尋而復叛又令雄討之魏恭帝元年賜姓可煩氏孝閔帝踐祚授少傅增邑二千戶進位柱國大將軍武成初進封虜國公邑萬戶尋出為涇州總管諸軍事涇州刺史保定四年從晉公護東征雄在塗遇病乃自力而進至邛山與齊將斛律明月接戰雄馳馬衝之殺三人明月退走雄追之明月左右皆散矣又盡惟餘一奴一夫在焉雄按稍不及明月者文餘曰惜爾不殺得但任爾見天子明月乃射雄中額抱馬退走至營而亮時年五十八贈使持節太保同華等二十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諡曰忠子譙嗣自有傳史臣贊見周書列

傳述矣
武傳後

永樂大典

卷六八三七

王謙

周書列傳王謙字初萬太保雄之子也性恭謹無他才能以父

東討為齊人所薨朝議以謙父碩身行陣特加殊寵乃授謙柱國大將軍以情禮未終固辭不拜高祖手詔奪情兼爵公邑萬戶從皇太子討吐谷渾力戰有功是時高祖東征謙又力戰進上柱國益州總管時謙令司錄賀若昂奉表詣闕昂還具陳京師事勢謙以世受國恩將圖匡復遂舉兵署官司所管益潼新始龍邛青瀘戎寧汶陵遂合楚資眉普十八州及嘉渝臨渠達隆通興武庸十州之人多從之總管長史乙弗虔益州刺史達奚善勣謀據險觀變隆州刺史阿史那珠為謙畫三策曰公親率精銳直至散關蜀人知公有勤王之節必當各思効命此上策也出兵梁漢以顧天下此中策也坐守劔南營兵自衛此下策也謙參用其中下之策梁齊未至大劔無遠兵鎮始州隋文即以番為行軍元帥使發利鳳文秦成諸州兵討之達奚善乙弗虔等眾十萬攻利州聞曆至眾潰曆乘其弊縱兵深入甚虔密使詣曆請為內應以贖罪謙不知之並令守成都謙先無善畧承藉父勳遂居重任初謙奉兵威以地有江山之險進可以立功退可以自守且任用多非其才及聞番兵奄至惶懼乃自率眾逆戰又以憲

永樂大典卷六八三七

八

虔之子為左右軍行數十里軍皆叛謙以二十騎奔新都縣令王實斬之傳首京師甚虔以成都降隋文以其首謀斬之阿史那珠亦誅之
北史列傳謙以父功封安樂縣伯保定二年父權封庸國公以武威郡公回封謙安樂伯回封第三弟震雄死朝議以謙父頒行陣特加殊寵授柱國大將軍襲爵庸國公建德五年武帝東征謙力戰進位上柱國六年授益州總管十八州諸軍事及宣帝崩隋文帝輔政以梁齊為益州總管時謙使司錄賀若昂奉表詣闕昂還具陳京師事謙所署國圖達奚善高阿那肱大將軍乙弗虔楊安任岐侯俞景筠等眾號十萬盡銳攻利州總管楚國公豆盧勣拒戰將四旬甚等諸軍聞曆將至眾遂潰謙所署大將軍符子英攻巴州又為刺史呂珣所破曆乘其弊縱兵深入甚虔密遣使詣曆請為內應以贖罪謙不知甚虔之反已也及聞曆兵奄至惶懼計無所出奔新都縣令王實執而斬之傳首京師

王盟

周書列傳盟字子作明德皇后之兄也其先樂浪人六世祖波前燕太宰祖珍魏黃門侍郎贈并州刺史樂浪公父羅伏波將

畢以良家子鎮武川因家焉魏正光中破六韓拔陵攻陷諸鎮盟亦為其所排振陵破後流寓中山孝昌初除積射將軍從蕭寶實西征寶實借逆盟遂逃匿民間以觀其變及爾朱天光入關盟出從之隨賀拔岳為前鋒擒萬俟醜奴平秦隴常先登力戰拜征西將軍平秦郡守太祖將討侯莫陳悅徵盟赴原州以為留後大都督鎮高平悅平除原州刺史魏孝武至長安封魏昌縣公邑一千戶大統初再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三年徵拜司空尋轉司徒迎魏文帝降后於茹茹加侍中遷太尉魏文帝東征以留後大都督行雍州事節度關中諸軍趙青雀之亂盟與開府李諱輔魏太子出頓渭北事平進爵長樂郡公增邑并前二千戶賜姓拓王氏東魏使汾川國王瑩盟以左軍大都督守蒲坂軍還遷太保九年進位太傅加開府儀同三司盟姿度弘雅仁而沈愛雖位居師傅禮冠羣后而謙恭自處未嘗以勢位驕人魏文帝甚尊重之及有疾數幸其第親問所欲其見禮如此大統十一年薨贈本官謚曰孝定子願字醜與性忠果有才幹年十七從太祖入關及太祖平秦隴定關中願常侍從太祖嘗謂之曰為將坐見成敗者上也被堅執銳者次也願曰意欲兼之太祖大笑拜平東將軍散騎常侍賜爵梁南縣公大統初為千牛備身直長領左右出入

水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三十七

九

外內小心謹肅魏文帝嘗曰王勵可謂不二心之臣也沙苑之役勵以都督領禁兵從太祖勵居左翼與帳下數十人用短兵接戰當其前者死傷甚衆勵亦被傷重遂卒於行間時年二十六太祖深悼為贈使持節太尉領尚書令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進封咸陽郡公謚曰忠武子弼襲爵尚魏安樂公主官至撫軍將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勵弟懋字小興盟之西征以懋尚幼留在山東永安中始入關與盟相見遂從征伐大統初賜爵安平縣子授揚烈將軍從盟迎魏降后還拜城門校尉魏文帝東征以撫軍將軍兼太子左率留守俄轉右率歷尚食典御領左右武衛將軍錄前後功進爵高公增邑千戶遷右衛將軍于時疆場交兵未申表紀朕奏斬者並墨練從事及盟薨懋上表辭位乞終喪制魏文帝不許累遷大都督散騎常侍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左衛將軍領軍將軍懋性溫和小心敬慎宿衛宮禁十有餘年勳恪當官未嘗有過魏文帝甚嘉之廢帝二年除南岐州刺史進爵安寧郡公增邑并前二千戶魏恭帝二年遷大將軍大都督復拜小司寇卒于寔子悅嗣官至大將軍同州刺史封濟南郡公盟元子顯幼而敏悟沉靜少言初為太祖帳內都督累遷奉車都尉寧朔將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燕朔顯蔚四州諸軍事。燕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卿。鳳州刺史。賜爵洛邑縣公。進位大將軍。卒。子誼嗣。史臣曰。中陽御歷。沛邑多封。侯白水。配天南。陽皆貴戚。是知階級近屬。以取寵榮。其未尚矣。王盟等始以親黨升朝。終以才能進達。勤宣運始位列周行。實參迹於功臣。蓋弗由於恩澤。誼文武奇才。以剛正見。蓋弗由於恩澤也。南史列傳論曰。王盟始以親黨升朝。終而才能進達。勤宣運始位列周行。實參迹於功臣。蓋弗由於恩澤。誼文武奇才。以剛正見。忌有隋受命。讐為名臣。末路披猖。信有終之先鮮。獨孤信威南服。化洽西州。信者遐方。光昭隣國。雖不免其身。慶延于後。三代外感。何其盛歟。實職儀表。冠結器識。輝連入參朝政。則嘉謀屢陳。出總藩條。則惠政斯洽。投忠肅奉上。溫恭接下。茂實彰於本朝。義聲播於殊俗。並以國華人望。論道當官。榮映一時。慶派來葉。及熾運疑。勳進有送。故之心。雖王公恨恨。何以加此。榮定以功懋賞。以勞定國。保其祿位。貽厥子孫。盛矣。賀蘭祥叱列伏魔。閻慶等。雖階級戚屬。各以功名。自終而毗。製造之功。亦足傳於後葉。史。權景宣竝以將帥之才。受內外之寵。總戎薄伐。著剋敵之功。布政莅人。垂稱威之譽。若此者。豈非有國之良翰歟。然而史在末耳。貨財虧其雅志。權亦晚節矜驕。喪其威聲。惜矣。楊諒。干紀祥。獨魁之勳。亦足稱云爾。

王誼

北史列傳。誼字宜君。盟之子也。少有大志。使弓馬。博覽群書。周閔帝時。為左中侍上士。時大冢宰宇文護執政。帝拱默無所關。

預有朝士於帝側微不恭。誼勃然而進。將擊之。其人惶懼請罪。乃止。自是朝臣無敢不肅。適御史大夫父。數瘁。遇禮。虛於墓側。負土成墳。武帝即位。累遷內史大夫。封楊國公。從帝伐齊。至并州。帝既入城。反為齊人所敗。左右多死。誼率麾下馳往赴之。齊平。自相州刺史。徵為大內史。汾州。稽胡亂。誼擊之。帝弟越王盛。燕王儉。雖為總管。並受誼節度。賊平。封一子開國公。帝臨崩。謂皇太子曰。王誼社稷臣。宜處以機密。不須遠任。皇太子即位。是為宣帝。憚誼剛正。出為襄州總管。及隋文帝為丞相。鄆州總管。司馬。消難舉兵反。帝以誼為行軍元帥討之。未至而消難奔陳。于時北至高洛。南拒江淮。東西二千餘里。已蠻多叛。共推梁神蘭洛州為主。洛州自號河南王。以附消難。北連尉遲迥。誼分兵討之。旬月皆平。帝遣使勞問。冠蓋不絕。以第五女妻其子。奉孝。尋拜大司徒。誼自以與帝有舊。亦歸心焉。及隋受禪。顧遇彌厚。帝親幸其第。與之極歡。太常卿蘇威議以為戶口滋多人。田不勝。欲減功臣之地。以給人。誼奏曰。百官者。歷世勳賢。方蒙爵土。一旦削之。未見其可。帝以為然。竟寢威儀。帝將幸岐州。誼諫曰。陛下初臨萬國。人

情未洽何用此行上戲之曰吾昔與公位望齊等一朝屈節為臣或當耻愧是行也振揚威武欲以服公心耳詎笑而退尋奉使突厥帝嘉其稱旨進鄧國公未幾其子奉孝卒踰年詔上表言公主少請除服御史大夫楊素劾詔曰臣聞喪服有五親疎異節表制有四降殺殊文王者之所常行故曰未易之道也而儀同王奉孝既尚蘭陵公主以去年五月身喪始經一周而詔使請除釋竊以雖曰王姬終成下嫁之禮公則主之猶在移天之義况復三年之喪自上達下及春釋服在禮未詳然夫婦之則人倫攸始表紀之制人道至大苟不重之取笑君子故鑽燧改火責以居喪之禮朝祥暮歌識以忘哀之早然詔雖不自彊爵位已重欲為無禮其可得乎乃薄俗傷教為父則不慈輕禮易喪致婦於無義若縱而不正恐傷風俗有詔不問然恩禮稍薄詔頗怨望或告詔謀反帝令索其事主者奏詔有不避之言實無反狀帝賜酒而釋之時上柱國元諧亦頗失意詔數與往來言論醜惡胡僧告之公卿奏詔大逆不道罪當死帝見詔愴然曰朕與公舊同學甚相憐悲將索國法何於是詔曰詔有周之世早預人倫朕共遊庠序遂相親好然性懷儉薄至現盈門鬼言怪語稱神道聖朕受命之初深存戒約口云改悔心實不悛乃說四天王神道詔應受命書有詔識

天有彗星挑鹿二川岐州之下歲在辰巳興帝王之業畚令卜問伺殿省之災又說其身是明王聖主信用左道所在誑誤自言相表當王不疑此而赦之將或為亂禁暴除惡宜伏國刑帝復令大理正趙綽謂詔曰時命如此將若之何乃賜死於家時年四十六

王羆

周書列傳羆字熊羆京兆霸城人漢河南尹王遵之後世為州郡著姓羆剛直木彊處物平當州郡敬憚之魏太和中除殿中

將軍先是南岐東益氏羌反叛王師戰不利乃令羆領羽林五千鎮梁州許平諸賊遂投右將軍西河內史辭不拜時人謂之曰西河大邦俸祿數厚何為致辭羆曰京洛材木盡出西河朝貴第宅者皆有求假如其私辦即力所不堪若科發民間又違法憲以此辭耳梁將曹義宗圍荊州勅羆與別將裴衍率兵赴救遂與梁人戰大破之于時諸方鼎沸所在凋殘荊州新經寇難尤藉慰撫以羆為荊州刺史進號撫軍將軍梁復遣曹義宗聚數萬圍荊州堰水灌城不沒者數板時既內外多虞未遑救援乃遣曹義宗云城全當投本州刺史城中糧盡羆黃術與將士均分而食之每出戰嘗不探甲冑大呼曰荊州城孝文皇帝所置天若不祐國家使賊箭中王羆不爾王羆須破賊屢經戰陣亦不被傷顯歷三年義宗方退進封

永樂大典

卷六八三七

爾城縣公尋遠車騎大將軍至州刺史未及之部屬太祖徵兵馬勤王之
 身於前驅劫命遂為大都督鎮華州魏孝武西遷拜驃騎大將軍加侍中
 開府嘗修州城木華梯在外齊神武遣韓軌司馬子如從河東甯濟裴羅
 羅不之覺比曉執象以乘梯入城羅尚卧未起聞闕外洶洶有聲使袒身
 露髻使跪持一白楨大呼而出敵見之驚遂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
 執象遂從城遁走時關中大饑徵稅民間救食以供軍費或隱匿者令遞
 相告多被笞撻以是人有逃散唯羅信著於人莫有隱者得美不少諸州
 而無怨讎沙苑之役齊神武士馬甚盛太祖以華州衝要遣使勞羅令加
 守備羅語使人曰老羅當道此疆子安得過太祖聞而壯之及齊神武至
 城下謂羅曰何不早降羅乃大呼曰此城是王羅家生死在此欲死者來
 齊神武遂不敢攻時茹茹渡河南寇備騎已至幽州朝廷慮其深入乃徵
 發馬心守京城墜諸街巷以備使執左僕射周惠達召羅議之羅不應
 命謂其使曰若茹茹至渭北者王羅率鄉里自破之不煩國家兵馬可為
 天子城中遂作如此驚動由周家小兒懼怯致此羅輕侮權勢守正不回
 皆此類也未幾運鎮河東羅性儉率不事造福嘗有臺使羅為其設食使
 乃製其薄餅緣羅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春爰造成用力不少乃爾還糧

永樂大典卷六八三七

十二

當是未幾命左右撤去之使者愕然大怒又有春與羅食瓜客削瓜侵膚
 稍厚羅意嫌之及瓜皮落地乃引手就地取而食之客甚有愧色性又嚴
 急嘗有吏挾私陳事者羅不暇命撻扑乃手自取鞶履持以擊之每至享
 會親自秤量酒肉分給將士時人尚其均平嘆其鄙碎大統七年卒於鎮
 贈太尉北史列傳羅除殿中將軍稍遷雍州別駕清廉疾惡勵精公事判
 史崔亮有知人之鑒見羅雅相欽挹亮後轉定州啓羅為長史執政者恐
 羅不稱不許及梁人寇硤石亮為都督南討復啓羅為長史帶銳軍朝廷
 以亮頗舉羅故當可用及亮硤石羅功居多元顥入洛以羅為左軍大都
 督顥敗莊帝以羅受顥官故不得奉州史除州刺史時南秦數叛以羅
 行南秦州事羅至州召其魁帥為心腹擊捕反者略盡乃謂魁帥等曰汝
 輩皆死盡何用活為乃以次斬之自是南秦無復反者考武西遷進車騎
 大將軍儀同三司別封萬年縣伯乃除華州刺史齊神武率軍寇關人俟
 危懼羅勸勵將士衆心乃安論曰王羅剛峭有餘私雅木之剛也情安
 儉率志在公平既而奮節危城抗辭勸敵梁人為之退舍高氏不敢加兵
 以此見稱信非虛矣至述不預門風亦足稱也王思政驍馳有事之秋棟
 慨功名之際及乎策名霸府作鎮穎川設榮帶之險脩守禦之術以一城

之衆抗傾國之師率疲駑之兵當勁勇之卒猶能並推大敵屢建奇功思
節冠於本朝義聲動於隣聽運窮事感城陷身肉壯志高風亦足奮於百
世矣尉遲迥地則男甥職惟台哀沐恩累葉倚暎一時居形勝之地受蒲
維之託賴而不扶憂責斯在及主威云謝脂業將遷九服移心三靈改卜
遂能志存赴蹈扶袂稱兵忠君之勤未宣遠天之禍便及校其心惟義為
誕之偽欺網運積宣王室勤勞出內觀其自致榮寵豈唯恩澤而已乎夫
士之成名其途不一蓋有不待爵祿而貴不因學藝而重者何亦云忠孝
而已若乃竭力以奉其親者人子之行也致身以事其君者人臣之節也
斯固彌綸三極囊括百代當宣帝之在東朝凶德方兆王軌志惟無諱極
議於骨肉之間竟遇流刑以至夷滅若斯人者人或以為其不忠則天下
莫之信也觀樂運之所以行已
之節其有古之遺直之風乎

王慶遠

周書列傳慶遠熊子均冠以功臣
子拜直閣將軍先熊卒孫述嗣

王長述

隋書列傳長述京兆霸城人也祖熙魏太尉父慶遠周淮
州刺史長述幼有儀範年八歲周太祖見而異之曰王公

永樂大典卷六十八百三十七

三

有此孫足為不朽解褐負外散騎侍郎封長安縣伯累遷撫軍將軍銀青
光祿大夫太子舍人長述早孤少為祖熙所養及熙薨居喪過禮有詔褒
異之免喪襲封扶風郡公邑三千戶除中書舍人脩起居注改封龍門郡
公從子謹平江陵有功增邑五百戶周受禪又增邑通前四千七百戶拜
賓部大夫出為晉州刺史轉玉壁總管長史尋授司憲大夫出拜廣州行
史甚有威惠史人懷之在任數年蠻夷歸之者三萬餘戶朝議嘉之就拜
大將軍後歷襄仁二州總管並有能名及高祖為丞相授信州總管部內
夷獠猶有未賓長述討平之進位上大將軍王謀作亂益州遣使致書於
長述因執其使上其書又陳取諫之策上大悅前後賜黃金五百兩授行
軍總管率衆討謙以功進位柱國開皇初復獻平陳之計修營戰艦為上
流之師上善其能頻加賞勞下書曰每有高策深相嘉歎命將之日當以公
為元帥也後數歲以行軍總管擊南寧未至道病卒上甚傷惜之令使者
弔祭贈上柱國冀州刺史謚曰莊子漢嗣

王思政

周書列傳思政字思政太原祁人容貌魁偉有善承魏正
光中解褐負外散騎侍郎屬萬俟醜奴宿勅明達等擾亂

關右北海王顥率兵討之。啓思政隨軍事。所有謀議。並與之參詳。時魏孝武在藩。素聞其名。顥軍還。乃引為賓客。遇之甚厚。及登大位。委以心膂。遷安東將軍。預定策。功封郡縣侯。俄而齊神武潛有異圖。帝以思政可任大事。拜中軍大將軍。大都督。總宿衛兵。思政乃言於帝曰。高歡之心。行路所共知矣。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地。關中有峭函之固。一人可禦萬夫。且士馬精強。糧儲委積。進可以討除逆命。退可以保據關河。宇文夏州糾合同盟。願立功効。若聞車馬西幸。必當奔走。來迎藉天府之資。固已成之業。一二年間。習戰陣。勦耕桑。備舊京。何慮不克。帝深然之。及齊神武兵至河。北。帝乃西遷。進爵太原郡公。大統之後。思政雖被任委。自以非相府之舊。每不自安。太祖曾在同州。與羣公宴集。出鈔罰及雜稅。數段命諸將。擄取之物。既盡。太祖又解所服金帶。令諸人遍擲。曰。先得盧者。即與之。羣公將適。莫有得者。以至思政。乃欲容跪坐。而自誓曰。王思政。羣歸明蒙。宰相國士之選。方願盡心効命。上報知己。若此誠有責。令宰相賜知者。願擲即為盧。芳肉懷不盡。神靈亦當明之。使不作也。便當殺身以謝。所奉辭氣慷慨。一坐盡驚。即拔所佩刀。橫於膝上。攬精猶擗。擗之地。太祖止之。已擲為盧矣。徐乃拜而受。自此之後。太祖奇期更深。轉驃騎將軍。令募精

兵從獨孤信。取洛陽。仍共信鎮之。及河橋之戰。思政下馬用長稍。左右橫擊。一擊踏數人。時陷害既深。從者死盡。思政被重創。悶絕。會日暮。敵將拔單。思政久經軍旅。每戰。唯著破弊甲。敵人疑非將帥。故先有帳下督雷五安於戰處。哭求思政會其已。蘇遂相得。乃剖衣裹創。扶思政上馬。夜久。方得還。仍鎮弘農。思政以玉壁地在險。要請築城。即自營度。移鎮之。遷并州。刺史仍鎮玉壁。八年。東魏來寇。思政守禦有備。敵人晝夜攻圍。卒不能克。乃收軍還。以全城功。受驃騎大將軍。復命思政鎮弘農。於是脩城郭。起樓櫓。營田。農積易。殊允。可以守禦。著皆具焉。弘農之有備。自思政始也。十二年。加特進。荊州刺史。州境平蕩。城塹多壞。思政方命都督簡小歡。督工匠繕治之。掘得黃金三十斤。夜中密送之。至旦。思政召佐吏。以金示之。曰。人臣不宜有私。悉封金送。上。太祖嘉之。賜錢二十萬。思政之去玉壁也。太祖命奉代已者。思政乃進所部都督韋孝寬。其後來魏。來寇。孝寬卒。能全城。時論稱其知人。十三年。侯景叛。東魏擁兵。梁都為東魏所攻。景乃請援乞師。當時未即應接。思政以為若不因機進取。後悔無及。即率荊州步騎萬餘。從魯蜀向陽。景入守潁川。景引兵向豫州。外稱畧地。乃密遣送款於梁。思政分布諸軍。據景七州。十二鎮。太祖乃以所授。景使持節。太傅。大

將軍兼中書令河南大行臺河南諸軍事四後思政思政並讓不受頗使
敷喻唯受河南諸軍事東魏太尉高嶽行臺慕容紹宗儀同劉豐生等率
步騎十萬來攻潁川城內則鼓候旗若無人者嶽恃其衆謂一戰可屠乃
四面鼓譟而上思政選城中號勇開門出入嶽衆不能當引軍退嶽知
不可卒攻乃多脩營壘又隨地勢高處築土山以臨城中飛梯大車晝夜
攻之思政亦作大礮因迅風使發之土山又以火箭射之燒其攻具仍募
勇士繼而出戰嶽衆披靡其守土山人亦棄山而走齊文襄更益嶽兵堰
涌水以灌城城中水泉涌溢不可防止懸釜而炊糧力俱竭慕容紹宗劉
豐生及其將慕容永珍共乘樓船以望城內令善射者俯射城中俄而大
風暴起船乃飄至城下城上人以長鈞牽船弓弩亂發紹宗窮急透水而
死豐生浮向土山復中矢而斃生擒永珍思政謂之曰僕之破亡在於畧
漏誠知殺卿無益然人臣之節守之以死乃流涕斬之并收紹宗等尸以
禮埋瘞齊文襄聞之乃率步騎十一萬來攻自至堰下督勵士卒水壯城
北面遂崩水便滿溢無措足之地思政知事不濟率左右據土山謂之曰
吾受國重任本望平難立功精誠無感遂辱王命今乃屈道窮計無所出
唯當効死以謝朝恩因仰天大哭左右皆號慟思政兩向再拜使欲自到

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三十七

十五

先是齊文襄告城中人曰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重賞若大將軍身
有損傷親近左右皆從大戮都督駱訓謂思政曰公常語訓等但將我頭
降非但得富貴亦是活一城人今高相既有此言公豈不哀城中士卒也
固共止之不得引決齊文襄遣其常侍趙彥深就土山執手申意引見文
襄辭氣慷慨無撓屈之容文襄以其忠於所事禮遇甚厚思政初入潁川
士卒八千人城既無外援亦無叛者思政常以勤王為務不營資產嘗被
賜園地思政出徃後家人種桑果及還見而怒曰匈奴未滅去病辭家况
大賊未平何事產業命左右拔而棄之政身陷之後家無畜積及齊文襄
以為都官尚書子承大目見前王初思政在荊州自武關以南
延袤一千五百里置三十餘城竝當衝要之地凡所舉薦咸得其才子廉
沈毅有度量後為周文親信思政陷後詔以因水城陷非戰之罪增邑三
千五百戶以康襲爵太原公除驃騎大將軍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康弟掾
先封中都縣侯增邑通前一千五百戶進爵為公掾弟刊封西安縣侯刊
弟恭忠誠縣伯恭弟幼顯親縣伯康姊封齊郡君康兄元遜亦陷於潁川
封其子景晉陽縣侯康抗表固讓不許十六年王師東討加康使持節大
都督以思政所部兵皆配之魏廢帝二年隨尉遲迴征蜀鎮天水郡尋賜

永樂大典

卷六八三七

姓拓王氏為鄆州刺史武成末除匠師中大夫轉執師保定二年
歷安襄二州總管位柱國八隋終於汴州刺史

王軌

周書列傳執太原祁人也小名沙門漢司徒允之後世為州郡
冠族累業任魏賜姓為凡氏父允少雄武有將帥才略每從征

討頻有戰功太祖知其勇決選之甚厚位至驛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平原縣公軌性質直據既有遠量臨事擅正人不放于起家事輔城公及
高祖即位授前侍下士儀轉左侍上士頗被識顯累遷內史上士內史下
大夫加授儀同三司自此親遇彌重遂處腹心之任時晉公護專政高祖
密欲圖之以軌沉毅有識度堪屬以大事遂問以可不軌贊成之建德初
轉內史中大夫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又拜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封上黃縣
公邑一千戶軍國之政皆參預焉五年高祖總戎東伐六軍圍晉州刺史
崔崇高守城北面夜中密遣送款詔令軌率眾應之未明士皆登城鼓譟
齊人駭懼因即退走遂克晉州擒其城主特進海昌王尉相貴傳甲士八
千人於是遂從平并鄴以功進位上大將軍進爵鄴國公邑三千戶及陳
將吳明徹入寇呂梁徐州總管梁士彥頻與戰不利乃退保州城不敢復
出明徹遂堰清水以灌之列船艦於城下以圖攻取詔以軌為行軍總管

永樂大典卷六八三七

十六

率諸軍赴救軌潛於清水入淮口多豎大木以鐵鑊貫車輪橫截水流以
斷其船路方欲密決其堰以斃之明徹知之懼乃破堰遂退冀來決水之
勢以得入淮比至清口川流已闊水勢亦衰船艦並礙於車輪不得得過
軌因率兵圍而蹙之唯有騎將蕭摩訶以二千騎先走得先明徹及將士
三萬餘人并器械輜重並就俘獲陳之銳卒於是鐵馬高祖嘉之進位柱
國仍拜徐州總管七州十五鎮諸軍事軌性嚴重多謀略兼有呂梁之捷
威振敵境陳人甚降之宣帝之征吐谷渾也高祖令軌與宇文孝伯並從
軍中進取皆委軌等帝仰成而已時官戶鄭譯王端等並得幸帝帝在軍
中頗有失德譯等皆預為軍還軌等言之於高祖高祖大怒乃捷帝除譯
等名仍加極楚帝因此大銜之軌又嘗與小內史賀若弼言及此事且言
皇太子必不克負荷弼深以為然勸軌陳之軌後因侍坐乃謂高祖曰皇
太子仁孝無聞又多涼德恐不了陛下家事愚臣短暗不足以論是非陛
下恒以賀若弼有文武奇才識度宏遠而弼比每對臣深以此事為慮高
祖召弼問之弼乃跪對曰皇太子養德春宮未聞有過未審陛下何從得
聞此言既退軌請弼曰平生言論無所不道今者對揚何得乃爾翻覆弼
曰此公之過也皇太子國之儲副豈易似言事有踉蹌使至城門之禍本

謂公審陳賊否何得遂至昌言執然久之乃曰吾專心國家遂不存私計向者對衆良寔非宜後執因內宴上壽又將高祖頌曰可愛好老公但依後嗣轉耳高祖深以爲然但漢王次喪又不才此外諸子並幼故不能用其說及宣帝即位追鄭譯等復爲近侍執自知及於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寔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此州控帶淮南隣接獲寇欲爲身計易同反掌但忠義之節不可虧違况荷先帝厚恩每思以死自効豈以獲罪於副主便欲背德於先朝止可於此待死義不爲他計莫千載之後知吾此心大表元年帝令內史杜慶信執徐州執執御正中大夫顏之儀切諫帝不納遂誅之執立朝忠恕兼有大功忽以無罪被戮天下知與不知無不傷惜史見於通鑑後

王德

周書列傳德字天恩代郡武川人也少善騎射雖不經師訓而以功除討夷將軍遷爵內官縣子又從賀拔岳討萬俟醜奴平之別封深澤縣男邑二百戶加龍驤將軍中散大夫及侯莫陳悅害岳德與寇洛等定議弒戴太祖加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平涼郡守德雖不知書至於斷決處分良吏無以過也涇州所部五郡而德常爲最及魏孝武西遷以

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三十七

十七

奉功進封下博縣伯邑五百戶行東雍州事在州未幾百姓懷之賜姓烏丸氏大統元年拜衛將軍右光祿大夫進爵爲公增邑一千戶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北雍州刺史其後常從太祖征伐累有戰功又從破齊神武於沙苑加開府侍中進爵河間郡公增邑通前二千七百戶先是河渭間種羌屢叛以德有威名爲夷民所附除河州刺史德統撫有方群羌率服十三年授大都督原靈顯二州五原蒲川二鎮諸軍事十四年除涇州刺史卒於州謚曰獻德性厚重廉慎言行無擇母年幾百歲後德終子慶小名公奴性謹厚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初德喪父家貧無以葬乃賣公奴并一女以營葬事因遺兵亂不復相知及德在平涼始得之遂名曰慶實北史通鑑去其詳後

王傑

周書列傳傑金城直城人也本名文達高祖萬國魏侯波將軍許善騎射有殊力魏孝武初起家于都督後從西遷賜爵都昌縣子太祖奇其才推授揚烈將軍羽林監尋加都督太祖嘗謂諸將曰王文達萬人敵也但恐勇決太過耳復潼關破沙苑爭河橋戰印山皆以勇敢聞親侍日隆賞賜加於倫等於是賜姓宇文氏除以州刺史加撫軍將軍銀青光

祿大夫進爵為公。邑八百戶。累遷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魏恭帝元年。從于謹圍江陵。時柵內有人善用長槊。戰士將登者多為所斃。謹令傑射之。應弦而倒。登者乃得入。餘衆繼進。遂拔之。謹喜曰。濟我大事者在公。此箭也。孝閔帝踐阼。進爵張掖郡公。增邑一千戶。出為河州刺史。朝廷以傑勲望俱重。故授以本州。保定三年。進位大將軍。三年。詔傑與隨公揚忠。自漢北伐齊。至并州而還。天和三年。除宜州刺史。增邑通前三千六百戶。六年。從齊公憲東禦齊將斛律明月。進位柱國。建德初。除涇州總管。傑少從軍旅。雖不習吏事。所歷州府。咸以忠恕為心。以是頗為百姓所慕。宣帝即位。拜上柱國。大象元年。薨。時年六十五。贈河郵鄆。洮宕。翼七州諸軍事。河州刺史。追封鄂國公。謚曰威。子孝儉。大象末。位至開府儀同大將軍。史并論是上勇傳後。

王勇

周書列傳。勇代武川人也。本名胡仁。少雄健。有膽決。便弓馬。旅力過人。魏永安中。萬侯醜奴等寇亂關隴。勇占募隨軍討之。以

功授寧朔將軍。奉車都尉。又數從侯莫陳悅賀拔岳征討。功每居多。拜別將。及太祖為丞相。引為帳內直。盡都督。加後將軍。太中大夫。封包信縣子。

邑三百戶。大統初。增邑四百戶。進爵為侯。從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氣蓋衆軍。所當必破。太祖歎其勇敢。賞賜特隆。進爵為公。邑一千五百戶。拜鎮南將軍。授帥都督。從討趙青雀。平之。論功居最。除衛大將軍。殷州刺史。加通直散騎常侍。兼太子武衛。率印山之戰。勇率敢死之士三百人。並執短兵。大呼直進。出入衝擊。殺傷甚多。敵人無敢當者。是役也。大軍不利。唯勇及王文達。耿令貴三人力戰。皆有殊功。太祖於是賞帛二十疋。令自分之。軍還。皆拜上州刺史。以雍州岐州北雍州。擬授勇等。然州頗有優劣。又令探籌取之。勇遂得雍州。文達得岐州。令貴得北雍州。仍賜勇名為勇。令貴名豪。文達名傑。以彰其功。十三年。授大都督。遣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十五年。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魏恭帝元年。從柱國趙貴征茹茹。破之。勇進擊。獲雜畜數千頭。進爵新陽郡公。增邑通前二千戶。仍賜姓庫汗氏。六官建拜。稍伯中大夫。又討論茹茹。功別封水固縣伯。邑五百戶。時有別封者。例聽回授。次子勇。獨請封。元興。時人義之。尋進位大將軍。世宗初。岷山羗豪輩廉俱和叛。勇帥師討平之。勇性雄猛。為當時驍將。然矜功伐善。好揚人之惡。時論亦以此鄙之。柱國侯莫陳崇。勲高望重。與諸將同。詢晉公護。聞勇數論人之短。乃於衆中折辱之。勇遂慙恚。

因疽於背而卒。子昌嗣。官至大將軍。北史列傳論曰。王傑王勇宇文虬耿
豪高琳李和伊婁務侯植等。咸以果毅之姿。幼節操。獲之際。各能屠豕。獲
銳。自致其功。高爵厚位。固其宜也。仲尼稱無求備於一人。信矣。夫文士懷
溫恭之操。其弊也。懦弱武夫。稟剛烈之資。其弊也。敢悍。故有仗酒不避之
禍。拔劍爭功之尤。大則莫全其生。小則僅而獲免。狀豪王勇。不其然乎。李
延孫韋祐陳欣魏玄等。以勇略之姿。受行城之委。灌瓜贈藥。雖有愧於昔
賢。樂侮折衝。足方駕於前烈。用能觀兵伊洛。保據崑函。齊人阻西路之謀。
周朝緩東貢之慮。皆其力也。衆企畏自山谷。素無月旦之譽。而臨難慷慨。
無夫人臣之節。豈非陷仁義之徒歟。元禮仲遵。幸遵其志。卒成功業。庶乎
克負荷矣。李遵哲楊乾運。唐因之徒。屬方隅。獲據。咸知委質。遂享爵位。以
保終始。觀遵哲之對周文。有尚義之氣。乾運受任武陵。率事人之道。若能
較其優劣。固不可同年而語。陽雄任廉文武。聲著土內。抑亦志能之士也。
舊史有代人宇文盛。字保興。以武毅顯。盛弟丘。字胡奴。盛子
述。位柱國。並有傳。然事無足可紀。盛見子述傳首。丘略之云。

王雅

周書列傳。雅字度容。閩熙新固人也。少而沈毅。本訥寡言。有膽
勇善騎射。太祖聞其名。召入軍。累有戰功。除都督。賜爵居庸縣

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三十七

九

子。東魏將竇泰入寇。雅從太祖擒之。於潼關沙苑之戰。雅謂所部曰。彼軍
殆有百萬。今我不滿萬人。以常理論之。實難與敵。但相公神武命世。股肱
王室。以順討逆。豈計寡寡。丈夫若不以此時破賊。何用生為。乃以少戰
所向披靡。太祖壯之。人從戰印山。時大軍不利。為敵所乘。諸將皆引退。雅
獨廻騎拒之。敵人見其無懼。步騎競進。雅左右奮擊。殲斬九級。敵衆稍却。
雅乃還軍。太祖歎曰。王雅舉身悉是膽也。錄前後功。進爵為伯。除師都督。
郿城郡守。尚簡易。史人安之。遷大都督。延州刺史。轉夏州刺史。加車騎
大將軍。儀同三司。進驍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世宗初。除汾州刺史。勵
精為治。人庶悅而附之。自述至者七百餘家。保定初。復為夏州刺史。卒於
州。子世積嗣。少倜儻。有文武幹略。大象末。上大將軍。宜陽郡公。見北史

王慶

周書列傳。慶字興慶。太原祁人也。父因魏靈州刺史。懷德縣公。
慶少閑恬。有才略。初從文帝征伐。復弘農。破沙苑。並有戰功。每

獲殊賞。大統十年。授殿中將軍。孝閔帝時。晉公護引為典籤。慶極機明。
辨析。見魏待授大都督。武成元年。以前後功。賜爵始安縣男。二年。行小賓

永樂大典

卷六八三七

部保定二年使吐谷渾與其分疆仍論和好之事渾主悅服遣所親隨慶
 貢獻初突厥與周和親許納女為后而齊人知之懼成合從之勢亦遣使
 求婚財饋甚厚突厥貪其重賂便許之朝議以魏氏昔與蠕蠕結婚遂為
 齊人離貳今者復恐改變欲遣使結之遂授慶左武伯副楊存為使是歲
 遂與入并之後慶乃引突厥騎與隨公楊忠至太原而還以齊人許送皇
 姑及世母朝廷遂與通和突厥聞之復致疑阻於是又遣慶往喻之可汗
 感悅結好如初五年復與宇文貴使突厥逆女自此以慶信著北蕃頻歲
 出使後更至突厥屬其可汗恭祖突厥謂慶曰前後使來逢我國喪者皆
 勞面表表况今二國和親豈得不行此事慶抗辭不從突厥見其守正卒
 不敢逼武帝聞而嘉之錄慶前後使功遣開府儀同三司兵部大夫進爵
 為公歷升中二州刺史為政嚴肅吏不敢欺大象元年授小司徒加上大
 將軍總管汾石二州五鎮諸軍事分州刺史又除廷州總管進位柱國開
 皇元年進爵平昌郡公卒于
 鎮贈上柱國諡曰莊子淹嗣

王悅

周書列傳悅字象喜京兆藍田人也少有氣幹為州里所稱魏
 永安中爾朱天光西討引悅為其府騎兵參軍除石安令太祖

永樂大典卷六八三三七

二十

初定關隴悅率募鄉里從軍屢有戰功大統元年除平東將軍相府刑獄
 參軍封藍田縣伯邑六百戶四年東魏將侯景攻圍洛陽太祖赴援悅又
 率鄉里千餘人從軍至洛陽將戰之夕悅登其行營市牛餐戰士及戰悅
 所部盡力斬獲居多六年加通直散騎常侍遣大行臺右丞十年轉左丞
 久居管轄頗獲時譽十二年齊神武親率諸軍圍玉壁大都督韋孝寬拒
 守累旬敵方引退朝廷以寬勳重遣尚書長孫紹遠為大使悅為副使勞
 功甚著并授定勳人十三年侯景據河南來附仍請兵為援太祖先遣韋
 法保質爾願德等帥衆助之悅言於太祖曰侯景之於高歡始則為鄉黨
 之情末乃定君臣之契位居上將職重台司論其分義有同魚水今歡始
 死景使誰惑豈不知君臣之道有同忠義之禮不足蓋其所圖既大不師
 小嫌然尚能背德於高氏豈肯盡節於朝廷今若益之以勢援之以兵非
 唯侯景不為池中之物亦恐朝廷貽笑將來也太祖納之乃遣行臺郎中
 趙士憲追去保等而景尋叛十四年授雍州大中正帥都督加衛將軍左
 光祿大夫都督率所部兵從大將軍楊忠征隨郡安陸並平之時懸兵深
 入悅大度略程勒其部伍節減糧食及至竟陵諸軍多有匱乏悅出粟米
 六百石分給之太祖聞而嘉焉尋拜京兆郡守加使持節車騎將軍儀同

三司散騎常侍遣大行臺尚書又領所部兵從達奚武征梁漢軍出武會
說其城主楊賢悅乃貽之書曰夫惟德是輔天道之常也見機而作人
事之會也梁王內制刑政外闕藩籬足大儀袂舉國傾覆非直下民離心
抑亦上玄所棄我相公膺千齡之運創三分之業道洽區中威振方外登
教所被風行草偃兵車所指雲除霧廓斯固天下所共聞無復二談也大
將軍高陽公報福略之秘德熊羆之旅受朕廟堂威懷巴漢先附者必賞
後服者必誅君兵狼旆後路絕欲守則城池無繫帶之險欲戰則士
卒有土崩之勢以此求安未見其可昔韓信背項前與以為美談黃權解
魏良史稱其盛烈事有受過今其則也賢於是遂降悅白武云白馬要衝
是必爭之地今城守寡弱易可圍也若蜀兵更至攻之實難武然之令悅
率輕騎七百徑趨白馬悅先示其禍福其將梁深悟遂以城降梁武陵王
果遣其將任奇率步騎六千欲先據白馬行次關城關已降乃還及梁州
平太祖即以悅行刺史事招撫初附民吏安之魏廢帝二年徵還本任屬
改行臺為中外府尚書負歷以儀同領兵運鄉里悅既久居顯職及此之
遂私懷快怏猶陵駕鄉里失宗黨之情其長子康恃舊望遂自驕縱所部
軍人將有婚禮康乃非理凌辱軍人訴之悅及康並坐除名仍配流遠方

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三十一

三

及于謹伐江陵平悅從軍展幼因留鎮之孝閔踐祚休例復官授郢州尋
拜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司水中大夫進爵藍田縣
侯遷司憲中大夫賜姓宇文氏又進爵河北縣公悅性儉約不營生業雖
出入榮顯家徒四壁而已世宗手勅勞勉之賜粟六百石保定元年卒於
位康嗣官司
邑下大夫

王子直

周書列傳王子直字孝正京兆杜陵人也世為郡右族父琳
州主簿東雍州長史子直性節儉有幹能魏正光中州辟

主簿起家奉朝請除太尉府水曹行參軍加明威將軍時梁人圍壽春臨
淮王元或率軍赴援子直以本官參戎軍事與梁人戰斬其軍主夏使景
起梁人乃退淮南民庶因兵寇之後猶聚為盜或令子直招撫之旬日之
間咸來復業自合肥以北安堵如舊永安初拜員外散騎常侍鴻臚少卿
普恭初進後軍將軍太中大夫賀拔岳人關以子直為關府主簿遂行崇
郎中魏孝武西遷封山北縣男邑二百戶大統初漢城屠各阻兵於南山
與隴東屠各共為害高太祖令子直率涇州步騎五千討破之南山平太
祖嘉之賜書勞問除尚書左外兵郎中三年進車騎將軍兼中書舍人四

年從太祖解洛陽圍經河橋戰尚書左丞為秦州總管府司馬時涼州刺史宇文弼和拔州逆命子直從隴右大都督獨孤信討平之復入為大行臺郎中兼丞相府記室吐谷渾寇西平以子直兼尚書兵部郎中出隴右經略之大破渾衆於長寧川渾賦適走十五年進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除太子中庶子領齊王友尋行馮翊郡事十六年魏齊王廩出牧秦隴復以子直為秦州別駕仍領王友隨陸初平授安州長史領別駕加帥都督轉并州長史魏廢帝元年拜使持節大都督行瓜州事子直性清靜務以德政化民西土仍附魏恭帝初徵拜黃門侍郎卒於位子宣禮柱國府參軍事

王褒

周書列傳褒字子淵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儉齊侍中太尉南昌文憲公祖鸞梁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南昌安侯父規梁侍中左

民尚書南昌章侯並有重名於江左褒識量淹通志懷沈靜美風儀善談笑博覽史傳尤工屬文梁國子祭酒蕭子雲褒之姑夫也特喜草隸褒少以姻戚去來其家遂相從範俄而石亞子雲並見重於世梁武帝喜其才藝遂以弟都陽王恢之女長之起家秘書郎轉太子舍人襲爵南昌縣侯

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三十七

二十五

稍遷秘書丞宣成王大器簡文帝之家嫡即褒之姑子也于時盛選僚佐乃以褒為文學亦遷安成郡守及侯景度江建業獲亂褒輯導所部見稱於時梁元帝承制轉智武將軍南平內史及嗣位於江陵欲待褒以不次之位褒時尚在郡敕王僧辯以禮發遣褒乃將家西上元帝與褒有舊相推他故旬月之間位并端右寵遇日隆而褒愈自謙虛不以位地矜物時論稱之初元帝平侯景及擒武陵王紀之後以建業彫殘方須脩復江陵殺盛使欲安之又其政府臣寮皆楚人也並願即都荆郢嘗召羣臣議之領軍將軍胡僧祐吏部尚書宗慄太府卿黃羅漢御史中丞劉歆等以建業雖是舊都王氣已盡且與北寇隣接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至無及臣等又嘗聞之荆南之地有天子氣今陛下龍飛纘業其應斯乎天時人事微祥如此臣等所見遷徙非真元帝深以為然時褒及尚書周弘正咸侍座乃顧謂褒等曰卿意以為何如褒性謹慎知元帝多猜忌弗敢公言其非當時唯唯而已後因清閑密誅言辭甚切元帝頗納之然其意矧荆楚已從僧祐等策明日乃於衆中謂褒曰卿昨日勸遷建業不為無理褒以宣室之言豈宜顯之於衆知其計之不用也於是止不復言及大軍征

江陵元帝投褒都督城西諸軍事褒本以文雅見知一旦委以搃戎深自
勉勵盡忠勤之節被圍之後上下猜懼元帝唯於褒深相委信米買臣率
衆出宣陽之西門與王師戰買臣大敗褒督進不能禁乃貶為護軍將軍
王師攻其外柵城陷褒從元帝入于城猶欲固守俄而元帝出降褒遂與
衆俱出見柱國于謹謹甚禮之褒曾作燕歌行妙盡關塞寒苦之狀元帝
及諸文士竝和之而魏為凄切之詞至此方驗焉褒與王亮劉毅宗慆殷
不害等數十人俱至長安太祖喜曰昔平吳之利二陸而已今定楚之功
亦賢輩至可謂過之矣又謂褒及王亮曰吾即王氏甥也卿等竝吾之舅
氏當以親戚為情勿以去鄉介意於是授褒及亮毅不害等車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常從容上席資俸甚厚褒等亦竝荷恩賜忘其羈旅焉孝閔帝
踐祚封石泉縣子邑三百戶世宗即位為好文學時褒與庾信才名最高
特加親侍帝每遊宴命褒等賦詩談論嘗在左右尋加開府儀同三司保
定中除內史中大夫高祖作象經令褒注之引據該洽甚也稱褒有器
局雅識治體既業世在江東為牛輔高祖亦以此重之建德以後頗參朝
議凡大詔冊皆令褒具草東宮既建授太子少保遷小司空仍掌輪誥未
與行幸褒帝侍從初褒與梁處士汝南周弘讓相善及弘讓死弘正自陳

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三十七

未聘高祖許褒等通親知音問褒贈弘讓詩并數書曰嗣宗窮途楊朱岐
路征蓬長逝流水不歸針綉殊方矣涼異節木皮春厚桂樹冬榮想攝術
惟宜動靜多疎賢先入闕歌承款曲猶依杜陵之水尚保池陽之田鏡迹
幽蹊銷聲穿谷何期愉樂幸甚幸甚昔因多疾坐覽九仙之方晚涉世
途常懷五嶽之舉同天關令物色異人譬彼客卿服膺高士上經說道屢
聽玄牝之談中藥養神每采丹沙之說須年事適盡容髮衰謝甚其黃矣
零落無時運念生涯繁憂憶集視陰愒日猶趙孟之但羊負杖行吟同劉
琨之積慘河陽北臨空思筆隸霸陵南望還見長安所冀書生之魂未休
焉環射聲之苑無恨他鄉白雲在天長離別矣會見之期邈無日矣後筆
院紙龍鐘橫集弘讓復書曰甚矣悲哉此之為別也雲飛泥沈金鏢蘭滅
玉音不嗣瑤華莫因家兄至自鶴京致書於寄谷故人之跡有如對面開
題中紙派臉沾膝江南煖熱榴袖冬青渭北泣寒楊榆晚葉土風氣候各
集所安餐術通時收興多福甚善善與弟分袂西陝言反東區雖保周
陵運依荷徑三晏離析二仲不歸康庶為曹更多悲緒丹經在握貧病莫
隨芝朮可求但為採假昔吾壯日及第當年俱值邑熙竝散術涉南風雅
操清尚妙曲絃琴促坐無乏名義至澁金華莫獲難者不虛一旦醜履波

永樂大典

卷六八三七

潤吾已揭陰弟非茂高禽尚之共各在天涯永念生平非為習聽且當親
 陰數前排愁破淨人生樂耳憂感何為豈能遠悲次房遊魂不反連破公
 塵散樵無託但願愛玉體珍金箱保期願享黃髮猶冀蒼鷹頓經時傳天
 素清風明月俱寄相思子則子則天為別矣握管採脈聲淚俱咽尋出為
 空州判史卒於任時年六十四子嘉嗣 史臣曰兩儀定位日月揚輝天
 文彰矣八卦以味書契有作人文詳矣若乃墳索所紀莫得而云典卷以
 降遺風可述是以曲阜多才多藝暨二代以正其本闢史性與天道備六
 經以維其末故能統圖天地測紀人倫窮神知化稱首於千古經邦粹俗
 歲用於百代至矣哉斯固聖人之述作也述乎兩周道衰七十義平淹中
 殺下八儒三墨得傳之論蜂起泰園泰谷名法兵農家放之詞露集難雅
 詰典義或未盡吾考其所長蓋賢達之源流也其後遂且屈平作離騷以
 敘志宏才豔發有惻隱之美未王南國詞人遠述營而亞其跡大儒荀况
 賦禮智以陳其情含章鬱起有風論之義賈生洛陽才子繼清景而奮其
 暉竝陶鑄性靈組織風雅詞賦之作實為其冠自是著述滋繁體制匪一
 孝武之後雅尚斯文楊葩振藻者如林而二馬王楊為之傑東京之朝張
 道逾扇咀微含商者成市而班固張蔡為之雄當塗受命尤好燕篆金行

永樂大典卷六八三七

二十四

勃興無替前烈曹王陳阮負宏衍之思披林幹於鄧林潘陸張左擅侈麗
 之才飾羽儀於鳳穴斯竝高視當世達術孔門雖時運推移贊文屢變譬
 猶六代茲泰易俗之用無異九流競逐一致之理同歸歷選前英於茲為
 盛既而中州版蕩戎伏交侵僭偽相屬士民塗炭故文章黜焉其昔思於
 戰爭之間揮翰於鋒鏑之下亦往往而間出矣若乃魯傲杜廣徐光尹弼
 之時知名於二趙宋房封奕朱彤梁漢之屬見重於燕秦然皆迫於倉卒
 牽於戰事竟秦符檄則繁然可觀體物緣情寂寥於世非其才有優劣時
 運然也至朔漢之地蕞爾夷俗胡義周之頌國都足稱宏麗區區河右而學
 者均於中原劉廷明之銘酒泉可謂清典子曰卜室之色必有忠信豈徒
 言哉洎乎有魏定鼎沙朔南包河淮西吞關隴當時之士有許謙崔宏崔
 浩高允高閭游雅等先後之間登賞俱茂詞義典正有永嘉之遺烈焉及
 太和之辰雖復崇尚文雅方勝竝路多平往轍涉海登山罕值良寶其後
 袁翻才稱澹雅常景思標沉鬱彬彬焉蓋一時之俊秀也周氏創業運屬
 凌夷纂遺文於既喪聘奇士如弗反是以蘇亮蘇綽盧柔唐瑾元偉李昶
 之徒咸奮麟美自致青紫然綽連言務存質朴遂獲批魏晉憲章虞夏雖
 屬詞有師古之美矯枉非適時之用故莫能常行焉既而革車電邁諸宮

雲撤爾其刑術把梓東南竹箭備器用于廟堂者衆矣唯王褒度信等才
 秀出寧龍於一代是時世宗雅詞雲委滕趙二王雕章開發成采宮庭館
 有如布衣之交由是朝廷之人聞問之士莫不意味於道頤頤精於末光
 猶丘陵之仰嵩岱川流之宗溟渤也然則子山之文終源於宋末盛行於
 梁季其體以淫放為本其詞以輕險為宗故能誇日侈於紅紫湯心逾於
 鄭衛昔揚子雲有言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若以度氏方之
 斯又詞賦之罪人也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率思則變化無方形言則
 條流遂廣雖詩賦與奏議異軫銘誄與書論殊塗而撮其指要舉其大體
 莫若以氣為主以文傳意考其麗最定其區域惟六經百氏之英華採屬
 宋卿雲之秘奧其詞也尚遠其旨也在深其理也貴當其辭也欲巧然後
 瑩金璧播芝蘭文質因其宜繁約適其變權衡輕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壯
 麗而能典煥乎若五色之成章紛乎猶八音之擊會夫然則魏文所謂
 才足以備體矣士衡所謂難能足以達意矣

王士良

周書列傳士良字君明其先太原晉陽人也後因晉亂避
 地涼州魏太武平沮渠氏曹祖景仁神魏為燉煌鎮將祖

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三十七

二十五

公禮平城鎮司馬因家於代父延蘭陵郡守士良少脩謹不妄交遊魏建
 明初爾朱仲遠啓為府參軍事歷太行臺郎中諫議大夫封石門縣男邑
 二百戶後與紇豆陵步蕃交戰軍敗為步蕃所擒遂居河右偽行臺紇豆
 陵伊利欽其才擢授右丞妻以孫女士良既為姻好使得盡言遂曉以禍
 福伊利等並即歸附朝廷嘉之太昌初遷爵晉陽縣子邑四百戶尋進爵
 琅琊縣侯授太中大夫右將軍出為殷州車騎府司馬東魏徙鄴之後置
 京畿府專典兵馬時齊文襄為大都督以士良為司馬領外兵參軍尋遷
 長史加安西將軍徙封符璽縣侯增邑七百戶武定初除行臺左中兵郎
 中又轉大將軍府屬從事中郎仍攝外兵事王思政鎮賴川齊文襄率衆
 攻之授士良大行臺右丞加鎮西將軍增邑一千戶進爵為公令轉其第
 演於并州居守齊文宣即位人為給事黃門侍郎領中書舍人仍總知并
 州兵馬事加征西將軍別封新豐縣子邑三百戶俄除縣騎將軍尚書吏
 部郎中齊文宣自晉陽赴鄴宮復士良為尚書左丞統留後事仍遷御史
 中丞轉七兵尚書未幾人為侍中轉殿中尚書頃之復為侍中除吏部尚
 書士良頓首固讓文宣不許久之遷為侍中又攝度支五兵二曹尚書士
 良少孤事繼母梁氏以孝聞及卒居喪合禮文宣尋起令視事士良屢表

陳誠再三不許方應命文宣見其毀瘠乃許之因此卧疾歷年文宣每自臨視疾愈除滄州刺史乾明初徵還鄴授儀同三司孝昭即位遣三道使搜揚人物士良與尚書令趙郡王高祖太常卿崔昂分行郡國但有一介之善者無不以聞齊武成初除太子少傅少師復除侍中轉太常卿尋加開府儀同三司出為豫州道行臺豫州刺史保定四年晉公護東伐雅景宣以山南兵圍豫州士良舉城降授大將軍小司徒賜爵廣昌郡公尋除荊州總管行荊州刺史復入為小司徒俄除鄜州刺史轉金州總管七州諸軍事金州刺史建德六年授并州刺史士良去郡既久忽臨本州者舊故人猶有存者遠近咸以為榮加授上大將軍以老病乞骸骨優詔許之隋開皇元年卒時年八十二子德衡大象末儀同大將軍文宣與周書

列傳第
序傳後

王績生

周書列傳績生榮陽京縣人也遺繼母愛居喪杖而後起及終禮制鬚髮盡落有司奏聞世宗詔孫旌門閭觀其禮役

王孝籍

周書列傳平原王孝籍少好學博覽群言編治五經頗有文翰與河間劉炫同志友善開皇中召入秘書助王劼修

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三十七

三六

國史初不之禮在者多年而不免輸稅孝籍鬱鬱不得志奏記於吏部尚書牛弘曰籍以毒螫磨膚則中且不寐飢寒切體亦卒歲無聊何則痛苦難以安貧窮易為感况懷抱之內水火鏢脂膏膝理之間風霜侵骨髓安可酷古緘唇吞聲飲氣惡呻吟之響忍酸辛之酷哉伏惟明尚書公動哀矜之色開寬裕之懷咳唾足以活枯鱗吹嘘可用飛翮羽芬椒蘭之氣既布帛之詞許小人之請聞大君之聽雖復山川不遠鬼神在茲信而有徵言無不獲猶恐拯溺遲於援手救焚緩於扶足待越人之舟楫求魯匠之雲梯則必懸於鶴樹之枝沒於深淵之底矣夫以一介貧人七年五省課役不免慶賞不霑責高責之田供釋之之費有弱子之累乏強元之產叨以老母在堂先除違暮寒暑違闕關山越遠齧臂為期前途逾邈倚闕之望朝夕已勤謝相如之病無官可以免於梅福之狂非仙所能避慈疾甚乎厲鬼人生異夫金石營魂且散恐望于無徵齋恨入冥則虛緣思顧此乃王稽所以致言應侯為之不樂也潛鬻髮之內居眉睫之間子野木曹聞離朱所不見沈淪東觀留滯南史終無薦引水同埋殯三世不移雖由寂寞十年不調實之知己夫不世出者聖明之君也不萬一者誠賢之臣也以此未不世出而逢不萬一此小人所以為明尚書幸也坐人物之源運

銓衡之柄反披狐白不好緇衣此小人為明尚書不取也昔荆王未剖荆
卞和之足百里未用碎荀息之首居得言之地有能用之資增耳目之明
無手足之慮憚而弗為孰知其解夫官或不稱其能士或未申其屈一天
竊議詰流天下勞不見圖安能無望僕病未及死狂遽克念汗窮愁之簡
屬離憂之詞記志於前修通心於來哲使千載之下哀其不過追答執事
有點清塵則不肖之軀死生為業小人之罪方且未刊願少加憐愍留心
無忽弘亦知其有學業而竟不得調後歸鄉里
以教授為業終于家注尚書及詩遭亂零落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三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三十七

二十七